

塵点録 四十八

049
ア3
48



場所付	品目	年月日
		昭和28年5月1日

水戸藩韓人贈書  
丙辰秋葉論題并詩  
冬經云之表同刺各

塵點錄

詩文

四十八

No 32 ✓

A04	A049
73	73
48	48

水戸侯朝鮮使江御書

丙辰仲春釋菜論同詩

冬經公上表

慶和縣  
史編纂  
係之印

奉

朝鮮國通政大夫吏曹參議知制教東山  
尹君使臺書

嘗聞

錫疇叙倫岳之洪範  
繼好親仁謂之禮經

貴國密邇

本朝振古抵今講信修睦而不渝盟不  
倍約意其

檀君之開基千古荒昧

昭 33.7.30 和  
40296

箕子之遺風百世廣覃方今使臺當持スルヲ  
節之任受專對之

命山水之遙備掌險艱埃亭之長不為  
無勞曩者始觀  
懿範極增愉快

朝堂初筵未飽

玄論唯憾萍水一遇艱於繼見茲辱ラス  
嘉貺多儀感佩有餘愧因瓊瑤之報然  
敢無交際之羞乃具不腆如別幅伏冀  
亮炤不宣

奉スル

朝鮮國通訓大夫弘文館典翰知製教路馬  
湖李君使臺書

鬱然紫氣望異人之過炳為星輝占賢  
者之聚天壤之間物皆有感人誠然矣  
嚮キニ

旗旄到スニ

都衆咸謂黃星絳雲神龍朱草之觀也  
屬者有ニ

朝堂一挹スル

清塵禮典有則豈敢攄鄙悃而其藹然和  
氣粹然詞容見知翔乎中者必彪乎外宜  
矣觀者之驚愕以為異也夫

遐方君子銜

命握

節有至於斯誠厚幸也只恨不能聞  
玄談奇論而為請著五千之文字

館舍咫尺不能邂逅

諸君子把觴歌四牡亦為快已兼惠

土宜若干無任良荷之至謹裁尺一宣寄

衷素并致菲儀聊答

來意豈無瑰瓊瑤永靡相忘也施旆在邇  
時惟高秋戒謹霜露

奉

朝鮮國通訓大夫弘文館校理知製教竹  
庵朴君書

夫使於四方遂柔孤之初心貌

榮名于他邦實士君子之所希也臺下  
奉

會不遑寧處駟騎載驅衝

雞林之梅雨星槎遠泛泊馬島之荻風

積水環九列煙濤難濟

征衣之亘三季寒暑既易匪躬歎掌之

勞為何如哉

將幣之日幸瞻

牛采玉山瓊樹使人恍然心醉

公庭之儀禮文有制恨不能飲叙區區嚮

辱貺

貴國士實喜荷交併爰陳苻儀如狀迴軫

不日把

袂無由參商之別不堪瞻望之至萬祈

亮鑒

參議從三位兼行右近衛權中將水戶

侯源光國再頓首

問目

昨日

一三使所贈我相公之士宜惟錄品數不具  
姓名

一楮尾押一印稱

三使所贈

一見印文二字疑是

尹公之字乎古人於文際自稱名不稱字以為通式

右三件竊有可疑蓋

貴國之法乎願聞之

延寶四年丙辰仲春中丁釋菜

論題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朱子曰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  
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  
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  
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尔故孟子每道  
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  
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  
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

如此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問曰教授之趣雖深切然性善之說未易不易解烏竊思古今之間善人少惡人多目欲見色耳聽聲口欲佳味手足欲安佚者人人之欲也故荀子謂人性惡其善偽

也此說却易解

答曰所問甚卑為汝解惑荀子性惡之說告子杞柳桮棬之說相似告子意謂杞柳本非曲撓之物然工人矯揉之以作桮棬等之器桮棬卮匱之屬也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之孟子排之曰仁義本是性也人人之所固有唯為氣稟被蔽不能全之耳性與仁義不二然告子以杞柳譬性以桮棬譬仁義則豈能順杞柳之性可作桮棬乎若戕賊杞柳欲作桮棬則



戕賊人性以為仁義也戕性豈有為仁  
義之理哉其言誤由是論之則性惡之  
說可不待辨而知其非也且如荀子言  
則古今之惡人皆其本性而如聖賢則  
皆偽乎荀子雖稱儒家之徒欲及孟子  
之言立異說自不覓為其非耳  
問曰性惡之非既聞其辨然性善之說  
微妙而難通徹獨楊子雲曰人之性也  
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俗其惡則為  
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也歟此說

比荀子則不偏而比孟子則為平易且  
司馬溫公謂楊說勝於孟荀如何  
答曰子雲生於孟荀之後別立一說然  
亦是告子湍水之說也告子謂性猶湍  
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  
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猶水之無分  
於東西也先儒謂告子湍水之說近於  
楊子善惡混之言孟子闢湍水之說曰  
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  
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

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額  
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  
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  
是也易文言曰水流濕洪範曰水曰潤  
下是水之就下者其性也可以為證若  
夫以水車龍骨車捲水揚水則非水之  
性也人性之善猶水之就下其為不善  
者猶龍骨車之捲揚也然則性本善而  
已非惡之混者必矣熟讀關湍水說則  
楊子之言知其非定論

三

三

問曰聞高論聊悟荀揚說之非然猶非  
無疑唐韓退之論性曰性之品有上中  
下之三上為善為而已矣中為者可  
導而上下也下為惡為而已矣退之  
以伶自任者也且專崇孟子然不稱性  
善而別立一說其必有所見如何  
答曰班孟堅古今人表自上古至三代  
之人物分為九只第一等為聖人第二  
等為仁人第三等為智人而第九等為  
愚人蓋退之本之設三只之說其分而

為九者繁也唯為善惡混者似簡而不  
盡故雖分為三要之則拘氣質之性不  
知本然之性者也陳北溪既論之孟子  
所載或人一說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  
善又一說有性善有性不善者朱子謂  
前說即湍水之說也後說乃是韓子三  
呂之說如此則楊韓說大同而小異者  
乎孟子既闢此等說則細論可知其失  
也嗚呼退之雖為泰山北斗之儒宗未  
知性之本者可謂遺恨

問曰聞三問三答之趣粗知荀楊韓之  
非然唐李習之作復性書三篇其大要  
謂性本明為七情被蔽去七情則復性  
之明猶沙石去而水清塵垢除而鏡明  
也又杜牧作性辨謂赤子慕母求乳者  
天性之愛求飲食不得則怒生而後七  
情備矣愛與怒共近於惡此二說如何  
答曰盍觀朱子辨習之說乎其言曰彼  
曰復性者可也曰去情者非也人無不  
有七情何其去之乎去情則近於異端

虛無寂滅之說而非虛靈不昧之謂也  
若夫杜牧之說取荀子性惡者也孩提  
之重愛其親敬其兄者所謂良知良能  
也何近於惡乎

問曰嘗聞王荆公論性謂太極出於五  
行而五行非太極所謂性者五常之太  
極也然五常者非性七情出於性而善  
惡見矣性者不可以善惡言也性善性  
惡之說共就情論之善惡混者就習論  
之蘇東坡論謂自堯舜以來至孔子不

得已而曰中曰一未嘗分善惡言也自  
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支矣胡文定謂  
性不可以善言總說善時便與惡對非  
本然之性矣孟子道性善只是贊嘆之  
辭此等之說如何

荅曰荆公執拗多智故不蹈襲古人立  
一說其人無不具五常之性以天運言  
之則性如一年五常如四時中央土分  
之則五也合之則一年也其運行無少  
間斷猶一氣分為五行也豈謂太極非

五行性非五常乎如蘇氏胡氏之說則  
前所論性無善無不善之說也不及再  
論焉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是孟子性善之說所據也孔子曰一陰  
一陽謂之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是中庸之所據也尚書湯誥惟皇上帝  
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是孔子之所據  
也然則所以性之為善者聖賢之所傳  
授尚矣豈可為贊嘆之辭哉荆公東坡  
其所駁雜也雖胡文定名儒猶有此

六

失學者可不思哉

問曰諸儒論性者所取舍既盡矣然猶  
非無餘蘊告子曰生之謂性朱子釈之  
曰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  
告子又曰食色性也註曰告子所以人  
人知覺運動者為性故言人之耳食悅  
色者即其性也朱子又論謂生之謂性  
與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謂聞  
其辨

六

答曰凡人知寒温覺痒痛愁饑寒之類

是生之謂性者也其有血氣者皆是無  
不知寒溫庠痛饑寒唯人知義理不被  
為血氣役故知覺運動不違道理即是  
性善也如告子言唯以知覺運動為性  
不存義理則犬也牛也運動之性亦與  
人不異乎此說不辨則同人道於禽獸  
者也彼謂食色性也唯以其所好為性  
不求適義理故孟子排之有仁內義外  
之辨見本文可知之佛氏謂作用是性  
亦是唯指視聽言動之氣為性而不知

所以視聽言動之理為性也故曰告子  
說與佛氏相似也長言之則儒毅之辨  
也姑舍是伊尹有言曰習與性成孔子  
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是說氣質之性  
孟子所謂性善者說天命之性告子荀  
子之徒就氣質論性故立異說漢儒以  
來不知天命之性有疑於性善之說故  
陷異端者不少宗儒初分天命之性與  
氣質之性論之自是以來孔孟之言並  
行而不相悖儒毅之別分明而達道者

不陷異端也

問曰性命孔子所罕言故子貢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貢猶如此然孟子專論天命之性告子荀子同時不屈非無故也漢唐學者疑之不亦宜乎宗儒生千歲之後論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性豈有二乎願明辨之以解惑

七

答曰聖門之弟子其學不躡等雖子貢至性與天道則初未能受教及其季熟達得聞之嘆羨之餘其言如此子貢既聞之則顏曾亦聞之必矣曾子以其所聞授子思子思作中庸專論天命之性孟子傳之發明性善之理然其旨微妙難見故漢唐之儒未遑知之至程子始言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想夫性本一而非二其具仁義禮智之性而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端發見於外者所謂天命之

性堯舜至於塗人一也其氣所稟者清而為聖為賢氣所稟者濁而為愚為惡者氣質之性也其所稟雖清然卒而復性之本者上智也所稟濁而不能復性者下愚而自暴自棄者也故曰氣質之性有弗性焉朱子中庸之序論道心人心蓋祖程張之說而言之也天命氣質之性為兩段論之使人易論也性豈有二乎孔子唯說氣質之性然子貢所聞者天命之性而向者所引繼善成性是也孟子專論天命之性告子荀子以來不悟天命之性故有紛紛之說若使程張之言見於孟子之時則告子不多言荀子不可立異說楊子雲韓退之等不費辭况於其餘漫說乎是程張之所以有功於孔孟之學也

丙辰仲春中丁釋菜同賦迂叟灌花  
詩序

古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故君



子之在世可以進而進可以退而退涑水  
司馬文正公篤學力行有德有言退去於  
洛關園作欄雜種群卉四林雲霽百花烟  
暖紅者紫者黃者白者遠條色淡近梢色  
濃交陰連影芬々蕊々嬌霞飛而無色彩  
雲凝而有香養之以雨灌之以露生々之  
意欣欣之榮得其時遂其生若乃黃鸝隔  
葉屢警圓本之眠粉蝶遶枝似分深衣之  
色映于釣魚菴則不忘仁宗之御宴登于  
崇德閣則久待堯天之小車公逍遙於此

徜徉於彼心醉香風口漱芳露蒼因人而  
濟義人因花而得意及之一身則仁義之  
根可以固焉禮樂之業可以攀焉况經史  
之花文章之卷亦可就此而探焉所謂上  
師聖人下友群賢者豈他求哉是其所以  
獨樂其道而不與衆同樂也此非獨善其  
身乎及其起而為政毅然以天下自任移  
風易俗民無不蒙至治之澤至使田夫野  
老婦人孺子亦知其姓字此非兼善天下  
乎嗚呼寤則一渠之餘滴養園中之花卉

連則五月之涼雨養天下之蒼生窮達雖  
異至贊天地之化育則其揆一也偉矣大  
矣惟延寶四年丙辰仲暮中丁忍困塾私  
文先生致祭于

先聖之廟於是玄酒在室粢醑在堂腥其  
俎孰其餼乃從家之有無序其禮樂濟々  
漑々過化存神之妙溫厲恭安之德彷彿  
如在瞻仰益切誠敬逾深矣儀畢事講延  
依例設論質疑且以迂叟灌花為題與祭  
之徒一々獻詩睠夫道有成隆花有開落

只冀太平之巷孫堅其本祗五風十雨不  
鳴條不破塊示治世之象於今日而學校  
之林如花之深根徒第之多知花之接枝  
郁々之文如花之有色教化之覃如花之  
有香斯道之大與時偕行也然則教育天  
下之英才而公之獨樂亦可衆同樂乎在  
塾主則耆英之會可以期焉在吾侪則聞  
喜之宴可以望焉晉軒林憲謹序

丙辰仲春中丁釋菜賦迂叟  
灌花

弘文院學士

愛花灌水獨凭欄  
一領深衣心體胖  
元祐政如時雨化  
堯紅舜紫隔簾看

林整宇

涑水引流群卉肥  
春園日日弄芳菲  
林巷露濯洛陽錦  
剪破紅雲補衮衣

林晉軒

青洛碧嵩韶色新  
園林雨霽洗芳塵  
却將甕水活人手  
滴作澆花亭上春

野節

獨樂園中春一家  
栽培風暖促韶華  
游龍雲雨遍天下  
先灌洛陽三月花

坂亭

五畝園中花幾株  
徜徉灌水得歡娛  
清香粘屣洗粧露  
知有遊人煩呂愚

坂寬

一迳灌流紅白勻  
深衣添色百花新  
小車曾與堯夫共  
園裏今為獨樂人

伯庸

獨樂曾聞喚衆同  
弄香灌水坐春風  
園花

得意有和氣草木亦知司馬公

賀璋

灌根一滴助天真他日猶知活我民人有  
德香蒼亦好九分併作十分春

林欝

行止徜徉天地身滿渠引水浥芳塵園花  
不識熙寧旱恩雨向榮元祐春

村顧言

洛水雲閑退在家深衣猶樂擺香霞春風  
指示活人手未及蒼生先及花

田植

決渠處處顧庭柯獨樂園中奈趣何涑水  
流清文藻露史林韶色着花多

烏周

崇德風光別春春認香引水弄芳晨渠中  
一滴宋天下昨灌園花今活民

和堅

紅白涵光弄水軒灌園獨是樂乾坤多年  
芳約養花久雨澤霈然恩露蕃

安悅

雲暖深衣清洛濱南園灌水露光新花言  
不妄風傳語靜聽紅音紫韻春

村喬

滿林紅紫往猶還迂叟退居心自閑花畝  
分來一瓢水園中獨樂亦晞顏

江滴

次第春風信有番滿林雨露養靈根花苗  
不管青苗法澆白淋紅獨樂園

山咸

養花獨向洛濱歸春色滿林群萼輝五畝

園中世塵遠香風吹送一深衣

井通

千里雲閑尋洛源幽亭群木別乾坤養花  
養國本同理元祐治教在一園

小出達

萃浴碧嵩春一場小渠灌得假恩光先生  
文物問西漢花氣風薰班馬香

野仙

亭上春閑獨讀書尋芳畝々決溝渠灌花  
終日窺園去不識何心愛仲舒

淺益

紅白低昂次第新  
退閑培養一園春  
決渠匪帝灌花木  
雨澤適覃海內民

津哲

樂意欣然獨自知  
風溫草木更熙熙  
春園露滴花皆育  
不待後來涼雨時

本真

園境春溫樹影斜  
窺仁探禮思無邪  
聖師賢友香風遠  
枝上吹開經史花

平政真

芳畦決水更丁寧  
猶仰先生惟德馨  
四世春風恩露暖  
林間餘澤入花亭

松直秀

淺白深紅艱得成  
退閑獨樂洛陽城  
先生德澤及花木  
弄水軒前皆向榮

左意

春入園中占物萃  
深衣尾尾帶煙霞  
輕翻仁義源頭水  
半汲嚮流半灌花

直三

獨樂徜徉弄物萃  
深衣風暖帶煙霞  
洛陽

分得泗濱水灌作園中禮樂花

村正

和氣融融洛水涯  
芳埃灌露涵紅霞  
林間好是盲花得  
高閣春風待小車

野本

視色聽香遠洛園  
深衣獨樂一乾坤  
春風花裏尋師去  
活水遠窺仁義源

野省

萬紫千紅養本根  
洛濱隔斷世塵喧  
獨吟獨坐樂何事  
日日工夫五畝園

村彭仙

坐了韶光寄此身  
深衣風暖百花春  
芳園灌得清渠水  
一洗熙豐天下塵

田遜

洛陽韶色卜雲隣  
風入深衣飄幅巾  
獨樂有餘誰解識  
軒前弄水百花春

馬守安

日日春風弄彩葦  
退居無事洛陽家  
香心石尚房有約  
紅挨抄獨樂園中  
別養花

石尚房

養得園中幾片霞芳畦引水弄韶華後來  
天下恩波遍獨樂忽言唯灌水

工久負

獨樂園中花白榮清香和露慰閑情春光  
分映深衣色萬紫千紅織得成

須磨重賴

進退有時歸洛陽一園深處愛春光筆頭  
露滴史林裡花與溫公千歲芳

高安成 不出座

走卒知名迂叟賢綠惜紅意遠相傳筆頭

露灌百花裏千歲潤芳通鑑編

上表

臣冬經言伏奉傳國 詔命幼主未親萬  
機之間臣冬經拱行政事如忠仁公之故  
事臣冬經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伏惟忠仁公德崇功大仁義兼資聖主必  
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旌其  
忠夫代天治民者人君也導導君從天者人  
臣也伊尹鳴殷周公鳴周臣以愚昧之質



登庸兼持万機而恐有過矣方今階下富  
春秋聖德日新嚴澤謗流舜日普照六幽  
之明新輝堯風永扇万邦之民必偃後辟  
時已至代願階下停拱行之職臣願足矣  
不堪誠惶之至謹拜表以聞臣冬經誠惶  
誠恐頓首々々死罪々々謹言

元祿二年三月廿七日

攝政三位臣藤原朝臣冬經上

### 勅答

勅院見表翰具知意緒夫開帝功者偏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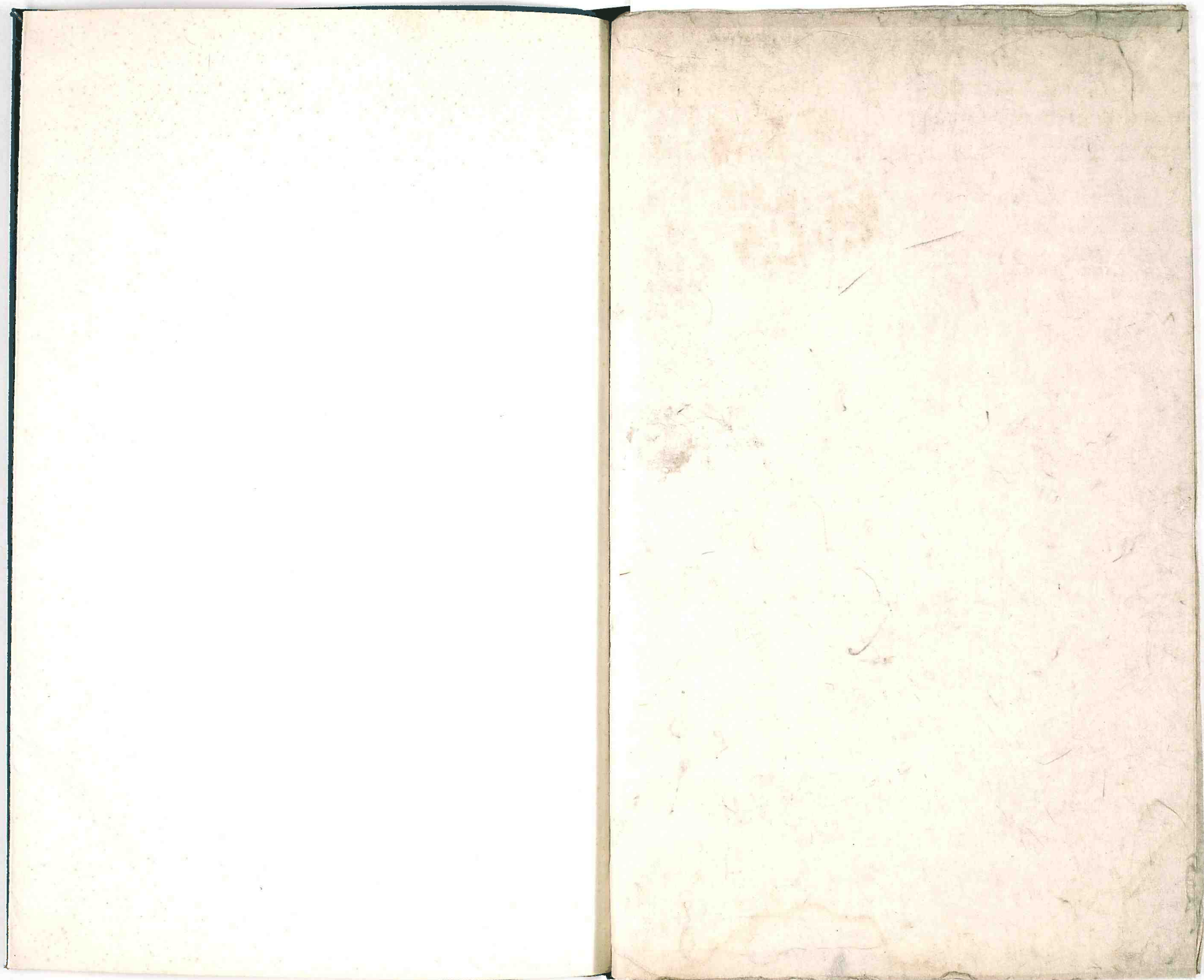
股肱之力理國家者先掄棟梁之材何非  
良弼之勞辛建太平之業朕眇未而居尊  
位公諳哲而抽忠貞握周公於掌中輔翼  
幼質容霍光於胸次施得芳猷方今雖停  
拱行之重職烏尚令万機於闕白矣益導  
唐虞之前典宜替夏高之旧章愈竭涇舟  
之誠莫有少休之思

元祿二年三月廿七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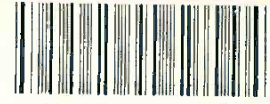
### 詔書再往

詔殷湯開皇基求良佐於傳野周文弘帝  
業得賢哲於渭濱先聖猶假舟航撓楫之  
功眇身蓋賴股肱匡弼之力攝政藤原朝  
臣勲績累代繼棟梁於家門才名當時神  
中真之缺典匪合符箒於朝廷矣况立柱  
礎於邦國焉夫万機巨細百官總已背先  
關白奏下一如白範正資唐陶氏之嘉謨  
墜霍子孟之遺萃普告遐迩得知朕意主  
者施行

元祿二年三月廿七日



愛 知 県



1103280584